

虎虎生風——虎字話源流



一筆虎字——虎虎生風

國立故宮博物院院藏翁同龢（一八三〇～一九〇四）所書的「虎」字中堂乙件，氣格開張、筆勢飛動，字的上方三點聯帶、字的中下部曳轉匝繞、然後直筆下引住鋒，酣暢淋漓，真個「虎虎生風」！但這「三點聯帶」、這「直筆下引」的筆勢，與我們熟知的「虎」——上作虎頭、下為虎身（省變似人形）的字形結構，實在差距很大，隨著新世紀中

國人的崛起，世界一股漢字熱正方興未艾，託虎年的福，我們也追溯追溯「虎」字的源流吧！

老虎、虎形、虎紋

「老」是個前綴無義的語詞，往往放在某些指人或動物的名詞前，如「老師」、「老闆」、「老鼠」，所以「虎」，學名Panthera tigris，也稱「老虎」、俗稱「大蟲」，是哺乳綱中豹屬的四種大型貓科動物裡體形

最大的一種，原產地在東北亞和東南亞，為亞洲的特有種類。成年虎的身長可達四公尺，重達三百公斤，其顯著特徵在於身上的毛色——白色到橘紅色間有黑色斜帶條紋。（圖一）

老虎與亞洲傳統文化密不可分。亞洲各族的祖先，在深藏老虎的原始環境中披荊斬棘、建立家園，虎的迅捷、勇猛、強壯、機警，時刻予人一種潛伏的危險，成為先民懼怕卻又崇敬的對象，於是將牠視為神明與權力

的象徵，予以推崇，更企望借其神力以驅魔鎮邪、獲得平安。另一方面，老虎威脅牲口又能傷人，故被視為大害，打虎者遂成英雄，而獵虎亦為王公貴族視為訓練軍伍、展現武力與氣概的特殊活動。職是之故，從遠古時代起，老虎便與中國人的生活密不可分。

撐，雙爪環抱一人，張口似欲食之。人身蹲踞與虎相對，也是濃眉大眼、雙目圓睜，寬鼻大口、唇微張而前突。西周早期（約西元前一〇四六～九九七）的〈虎首人面管鑿鉞〉：形制為半橢圓形刃管鑿鉞。管鑿上裝飾虎首人身紋，一人屈足蹲坐，兩手上舉抓住頭上的老虎前肢，虎口含著人頭，而人眼無絲毫恐懼之情，與上舉諸器的勇士十分相似（各器圖象，請參拙文〈孺孺虎臣——最早的打虎武松？〉，本刊九九年二月號，總三三期）。

這些銅器紋飾的「虎與人」，正印證上述人們對老虎既崇敬畏懼，祈求借其形象賜予神力；又欲凌駕制伏，因搏虎、獵虎、打虎而成被稱道的迅猛勇士的矛盾心理！

商代甲骨文中「虎師」（見廩辛庚丁卜辭：「庚戌卜，王从虎師，唯辛，無災」），西周金文和典籍中有「虎臣」、「虎賁」、「虎士」（見《尚書》、《詩經》、《周禮》，參前舉拙文），以待衛國王，護守王宮。但當邊境有事，也往往派遣此最精銳的部隊出征，同時徵調少數民族軍隊參與，由

游國慶



圖一 老虎側面照

虎臣統率——上舉舊所謂「虎食人」的「人」，極可能就是異族歸附殷周的披虎勇士，後來被任命為「虎臣」「虎賁」的。

由此可知，其他在銅器外壁飾以浮雕虎面、鼎耳上鑄加立雕伏虎，簋側的雙耳上部、簋下的三足上端加附高浮雕虎首等「虎紋」的加飾，以及玉器上的諸多虎形應該都有類似藉虎助威、勇武捍衛、祈得神力等等的象徵意涵。（圖二）

商周時期，在極為尊貴的銅器上，已可見到鑄有虎與人互動的珍貴紋樣，如：商中期（約西元前一四〇〇～一三〇〇）的〈龍虎紋尊〉：腹部飾雙身虎紋，虎首高浮雕外突，口下似噉一人，人形蹲踞張腿，雙目炯炯，嘴角上揚，狀極愉悅。殷墟中期（約西元前一二〇〇～一一〇〇）的〈婦好鉞〉：鉞身兩面靠穿處均飾虎食人首紋，人首居於兩虎之間，雙虎作立身狀，人面神情堅毅而自信，似無所畏懼。殷墟中期的〈司母戊方鼎〉，鼎耳外側有雙虎食人首紋，濃眉大目、寬鼻大口、嘴角上揚，神情愉悅。殷墟中晚期（約西元前一二〇〇～一〇四六）的〈虎食人卣〉：卣整體作虎形，踞坐以後足及尾支

虎

立復以鉉本改錯本惟酌會如是此古本之眞也从儿訢
會作从儿此其誤已久耳訢部曰孔子曰在人下故訢屈
謂人之股脚也虎之股脚似人故其字上虎下儿訢其
文儿謂其足也說文龜頭龜頭似它頭燕尾似魚尾兔頭
似兔頭其足似兔足能足兔足似兔足似兔足似兔足
文義相同儿有其字故先言从儿而後言虎足象人足象
體改作虎則象人足之云不可通顧氏講吉乃疑虎下當
从爪矣今正之凡篆虎字依釋體从儿爲是呼古切五部
一部與十七部通故左氏陽虎論語作陽貨非凡虎之屬
皆从虎爾古文虎形亦古文虎

虎山獸之君从虎从儿會虎足象人足也已上八字鉉
本妄改張次

然。西周中期以後，篆字結體與線條都朝勻整方向發展，對物象作精準描繪的摹擬心理已大幅減退，如拉長了「日」的形體，變成上方下圓的奇怪太陽形；細化縮小了「丰」字本象豐碩種實的下部肥筆，成爲直線加點；改變了原字的組合關係、分解類化或聲符化了本象人伸頸張口吐舌的「飲」字，成爲從「欠、酉」、今聲的形聲字……，這些改變，都意味著圖畫文字朝有筆順、有筆法、固定偏旁位置、儘量單一偏旁寫法等的大方向演進。(圖四)

西周中晚期至春秋，篆體的線條化日益加劇。當造字原意已銷亡殆盡，書者關注的便不是字形的象某形某形，而是筆道線條和結構疏密的勻緻之美，甚或轉而向裝飾美術性的鳥蟲篆體發展，這美術化的字形趣味追求，從東周歷西漢以降一直不曾停歇。如故宮院藏戰國早期蔡侯產戈的鳥蟲篆書「之」「用」「戈」三字，成爲後世篆刻藝術中取資變化的一種繁飾美學。(圖五、六)

戰國晚期的秦地的篆書，已有上述強烈地字形特徵：拉長形體，細化線條，改變大篆偏旁組合關係、分解結體、聲符化古文籀書的某些偏旁而成形聲字……，朝有筆順、有筆法、固定偏旁位置、儘量單一偏旁寫法的方向演進。——我們名之爲「篆書定體」。因其線條勻淨、結構齊整，故有所謂「玉箸篆」「鐵線篆」之名。許慎撰《說文解字》用小篆作字首而別以「六書」，其實這些篆字早已大大消失其原初的象形意趣了！

在此同時，書吏們爲圖書寫方便，改易篆體寫法，在筆畫上化圓轉婉曲爲方折直帶、改勻稱線條作粗細筆道；於結構上併筆節縮、刪繁就簡——所謂「隸書變體」，在草率簡便的同時，卻發展出新形式的提按變化之美。正因了這種新形式的筆勢發展，使華夏文字——漢字的「文字」與「書法」緊密地結合在一起。篆、隸之變；隸、草之變；行書、楷書的發生，都由於草率簡便、提按變化，以及正俗需求的緣故。

所以漢字「字形」的演變史，同時也是漢字「書法」的演變史。



圖二 春秋 虎形玉珮 一對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漢字源流——字形演變即書法演變？

漢字源自圖畫，所以它的象形意味特多。約當夏代的二里頭文化期以前，已出現零星陶器刻文，在商中期的銅器上也偶見銘文，都比殷墟甲骨文早，只可惜數量太少、不成體系。至商代晚期，出土的大量甲骨文，可以建構出頗具規模的成熟文字體系，遂令我們溯源漢字時不免多從契刻的甲骨文說起。

用「漢字」的「漢」稱呼我們現行使用的文字也不甚合理，因爲此文字體系源出「華夏」中原，經「商」「周」兩朝近一千五百年的古文籀篆演變、遞增、轉化，「秦」「漢」二代四百多年急遽的「篆書定體」、「隸書變體」，以及草、行、楷體的生發，才奠定了我們炎黃子孫、華夏民族的文字規模！所以嚴格地溯源說我們用的是「華夏文字」，因有「華夷之辨」，也可簡稱「華文」。而中華民族約自三國蜀諸葛孔明的「漢賊不兩立、王業不偏安」之後，長久用「漢人」「漢族」自稱，藉以區別於

胡戎蠻夷，因此「漢文」「漢字」就成了此文字體系的習慣稱謂了！

西漢末至東漢初，興起對文字構成方法的研究，出現「六書」說，東漢中期許慎總結前賢諸說，提出「象形、指事、會意、形聲、轉注、假借」六書，影響近兩千年的中國文字學研究。(圖三)

前人說「獨體爲文，合體爲字」，實象的文是「象形」、抽象的文是「指事」。「會意」是形與形的組合，「形聲」是形與聲的搭配。字義在使用過程中引申轉化而行生新字，其與原字的關係，便是「轉注」。有所謂「義轉而注」或「音轉而注」。語言使用中，有許多副詞、語詞、狀聲詞難以造字，就直接借用已有的同音或音近字來使用，此即「假借」。

象形、指事字是其他文字組成的字根，但推原到接近圖繪的商周初的甲金文與族徽，則發現許多筆畫結構是依從於圖象本身而書，根本無法拆解成後世的偏旁部首，所以形體大小極自由錯落、筆道也粗細變化自

圖三 許慎《說文解字》段玉裁注中的「虎」字解說



圖五 戰國早期 蔡侯產之用戈 長31公分 中銅420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之 用 之 戈

期「虎簋」銅器上有銘文「虎」字：頰長微弓的身子斜飾條紋，前掛個張口的虎頭，豎耳圓厚；後帶一條尾巴，遒勁上卷；側視作二足，利爪回鉤。與石磬虎紋一脈相承。〔西周晚期虎簋族徽「虎」字：字表1形〕

甲骨文相較於金文本來就多為簡化，但在長達三百多年的演變中也有不少形體的變化：從如實繪出老虎型態，逐漸省掉難畫的框廓與條紋，保留立耳、弓身、利爪、卷尾等特徵，卻更突顯出尖牙。由「字表2形」可知：進一步略將老虎的全體線條化，但虎耳、身紋仍保留較繁複；「字表3、4形」簡化虎身紋飾較多、至「4形」的虎耳部分，則更聯筆一次完成，以利書寫；「字表5形」省略老虎身上的花紋，甚且省掉虎腹一畫，只保留虎牙、耳、爪、弓身、卷尾特徵。〔商晚期金文與甲骨文上的「虎」字：字表2、3、4、5形〕



小虎尾軒



虎踞龍蟠

圖六 近現代的鳥蟲篆印章中的虎字變化

甲文中將虎耳另起一筆的特殊寫法，如「字表6形」，被西周金文承襲，輾轉傳抄，到西周晚期的毛公鼎銘就出現類似「臣」字加牙的虎頭。

甲文中也有把虎爪簡化乃至略去的，如「字表7形」，雖僅見於偏旁，卻為西周金文所承繼，「師虎簋」上有兩個虎字，一個有虎爪、一個省略，正見出這種省筆復古新形的流行——雙利爪的筆畫省去，從西周中晚期到春秋戰國的石鼓文、包山楚簡都存此形。其間又出現將虎首與虎身連筆書寫的省形，如「字表8形」，使用的時間當與「字表7形」相近。

甲文「虎」的最簡形是將虎身訛省成「人」形，如「字表9形」，有學者指出這字形在甲骨文中只作方國名或地名使用，「諸家混入「虎」字，非是：（此字）與小篆虎字形似，不得謂即虎字」（《甲骨文字詁

法說「虎」變——文字、書

虎年虎福，我們且追溯「虎」字的源流——篆、隸、草、行、楷書的生發、流變，以探究本篇首翁同龢所書一筆「虎」字的由來。

老虎的長像世人盡知，咱們三千

多年前的商代祖先們，想必見過虎，也打過虎，所以能描繪得如此生動。一塊河南安陽殷墟出土的商代大石磬，長八四、寬四二公分，其上兩面鐫刻有栩栩如生的虎紋，側視二足有爪、張口露齒、大目附耳、微弓的長身上有清楚的花紋、卷尾向上。明顯

是商周「虎」字構形之所本。（圖七）

銅器上的族徽，出現自商代中期，沿用到春秋時期。因其作為家族的徽記表徵，有極典重的功能需求，所以往往歷時久遠，仍保存著比殷商甲骨文更原始的結構寫法。如西周晚

1 商·鐵 180.2 (甲)	2 商·鐵 62.4 (甲)	3 商·京津 4090 (甲)
4 商·佚 374 (甲)	5 商·後 2.3.18 (甲)	6 商·佚 425 (甲)
7 商·日癸簋 (金)	8 西周早·作冊虢簋 (金)	9 西周中·夙鐘 (金)
10 春秋晚·吉日壬午劍 (金)	11 戰國·齊·陶甬 3.718	12 戰國·燕·古幣 303
13 戰國·晉·蜜壺 (金)	14 戰國·楚·包 2.19 (篆)	15 秦·繹山碑 (篆)
16 西漢·老子甲 138 (篆)	17 漢·居延簡 176.1A	

日字的字形演變

1 商·前 2.10.6 (甲)	2 商·後 1.2.16 (甲)	3 商·甲 2902 (甲)
4 商·明藏 633 (甲)	5 商·乙 8688 (甲)	6 西周早·康侯丰鼎 (金)
7 春戰·晉·侯馬 200.45	8 戰國·豐彙 5210	9 戰國·豐彙 5209
10 秦·咸陽鼎 (秦)	11 秦·咸陽罐 (秦)	12 秦·五十二病方 234 (篆)

丰字的字形演變

1 商·菁 4.1 (甲)	2 商·甲 205 (甲)	3 商·乙 2482 (甲)	4 商·乙 3285 (甲)	5 商·師友 1.94 (甲)
6 商·佚 648 (甲)	7 商·合 35346	8 商·乙 8710 (甲)	9 商·辛巳簋 (金)	10 周中·長中壺 (金)
11 周中·伯致壺 (金)	12 春秋·沈兒鐘 (金)	13 春秋·繼兒鐘 (金)	4 春秋·魯元臣 (金)	15 春秋·曾孟孺諫盆 (金)
16 戰·齊·古陶 3.1184	17 戰·晉·中山王壺 (金)	18 戰·楚·楚王壽章戈 (金)	19 戰·楚·天卜 (楚)	20 戰·楚·包 237 (楚)
21 秦·睡法 15 (張)	22 西漢·春秋事語 7 (篆)	23 西漢·武威簡·有司 41 (篆)	24 東漢·尚方鏡 (篆)	25 東漢·流沙簡·簡牘 2.3 (篆)

圖四 飲字的字形演變 引自季旭昇《說文新證》



圖十一 草嶺古道內的虎字碑，劉明燈1867年書



圖十 清 翁同龢草書虎字軸 國贈6103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九 清 翁同龢草書虎字軸，1902年書 常熟博物院藏

「虎」字下部从巾的形變擬測	字表12形 草字虎下部以巾	字表11形 巾→巾	字表10形 下虎身訛作巾
字下轉正成「巾」形	<p>雀爪</p>	<p>虎身變短，虎尾節縮</p>	<p>虎身尾的曲筆變方折，似側斜的「巾」</p>
	<p>明 董其昌 三希法帖</p> <p>唐 顏真卿 裴將軍詩</p> <p>後漢·張芝 淳化閣帖</p> <p>明 王鐸 擬山園帖</p> <p>宋 高宗</p> <p>宋 黃山谷 李白憶舊遊詩卷</p> <p>唐 顏真卿</p>	<p>熹·易·革</p> <p>魏王基殘碑</p> <p>漢·禮器碑</p> <p>晉 王羲之 淳化閣帖</p> <p>晉 賈充妻郭槐柩銘</p>	<p>一號 墨竹簡</p> <p>北魏 安樂王墓誌</p> <p>秦·睡29.25</p> <p>北魏 孫秋生造像記</p> <p>西漢·馬 老子甲後425</p> <p>元 王蒙 停雲館法帖</p> <p>元 趙子昂 三希堂法帖</p> <p>文天祥</p> <p>漢印徵</p> <p>西漢·衡山碑</p> <p>西漢·西陲簡</p> <p>三九·四</p> <p>東晉 王羲之 樂毅論</p> <p>東魏 敬使君碑</p>

歷代草書虎字；字表12形

從巾的虎字的形變序列；字表10形

本無異。唯字的上方作三點聯帶，與前人不同，大概是刻意拆解了「虎」頭的一長橫為三點，以比擬虎牙與虎耳，郭書燕說，祈方家察正。

後記

翁同龢生於道光十年（一八三〇）庚寅，屬虎，二十八歲考取狀元，據說潘祖蔭請他寫一筆虎字，往後每逢寅年與生辰，翁同龢均書大榜書虎字以自壽。傳世二件署款壬寅五月五日，為光緒二十八年（一九〇二）七十三歲時書（圖九），與院藏作品風格相近。院藏虎字雖未署年款，據此，應可推知亦當為晚年之作（圖十）。古稀老人，書此大字，臂力甚強，令人歎服！

虎字碑則為臺鎮使者（臺灣總兵）劉明燈（一八三八～一八九五）於清同治六年（一八六七）冬季所書（圖十一），從二人的生年與功名看，此一筆大草書「虎」字的書寫風氣，恐怕是由翁氏帶頭，劉明燈仿其形態，另行自運書刻於石碑，遂成著名的北臺灣風景古蹟之一。

作者任職於本院器物處

「虎」字，字下作「巾」形，則是因虎足與尾三個曲筆（如「字表8形」），在秦文字隸變過程中刻意的平直方折化，所造成的另類形變，我們試排其形變序列，就可清楚其演化歷程了。「從巾的虎字的形變序列；字表10形」

而且在此「巾」變之後，又因節縮筆畫，出現字下從「倒山」形。字上虎頭偶亦訛作「雨」形。「字表11形」

有趣的是，這個從巾的異形「虎」字偏受歷來草書家青睞，實在也因它利於筆勢的運轉，故自東漢張芝、東晉王右軍、唐顏真卿、宋黃山谷、明董其昌、王鐸等，都有此形的草書。「歷代草書虎字；字表12形」

我們回頭再看看故宮院藏翁同龢（一八三〇～一九〇四）所書的大「虎」字，也想想位於臺北縣貢寮鄉草嶺古道內的虎字碑，便可知曉他們的字形結構來源了！

翁、劉二書的「虎」字筆勢相近，其共同點：字的下部匪繞直筆，都從「巾」形來，與前引古人寫法基